

热爱“加新”的观鸟人

■陈水华

近日,因汉坦病毒,一艘名为“洪迪厄斯”号的邮轮引起了全球的关注。据媒体报道,“洪迪厄斯”号邮轮上的旅客多为观鸟爱好者。更有消息称,邮轮上首位出现症状的患者可能是在阿根廷的一处垃圾场观鸟时感染了病毒。

观鸟为何会跟通常经啮齿动物传播的汉坦病毒扯上关系?观鸟为何要去垃圾场?观鸟这项户外活动为何追随者众多,其魅力何在?

观鸟“圣地”

荷兰籍观鸟者利奥·施尔佩罗德被世界卫生组织确认为邮轮上最先出现的病例。他是一位备受尊敬的鸟类学家,他同在邮轮上的妻子米丽娅姆今年69岁,也是一位鸟类研究者。他们因对鸟类的热爱走到一起,从事鸟类研究和观察已经超过40年。当时利奥的症状被误认为是一般的呼吸道感染病。后来他的妻子也出现了类似症状,两人相继去世。

他们是如何被汉坦病毒感染的?追根溯源发现,他们曾到阿根廷乌斯怀亚的郊外观鸟,那里有一座被当地人视为“不祥之地”的巨型露天垃圾场,垃圾如山,苍蝇乱飞,老鼠横行。

不过,对全球的观鸟者来说,那里却是一处“圣地”,因为垃圾山上栖息着一种极为罕见的猛禽——白喉巨隼。白喉巨隼因1833年被达尔文采集到标本,又得名“达尔文巨隼”,全球成年个体数不足6700只,是世界上最难见到的猛禽之一。3月27日,为了观看白喉巨隼,利奥和米丽娅姆来到乌斯怀亚。去年11月底,两人即飞抵阿根廷,计划用5个月穿行南美,一路观察记录珍稀鸟类。乌斯怀亚是他们陆地行程的最后一站。4月1日,两人在乌斯怀亚登上了“洪迪厄斯”号邮轮。登船第6天,利奥便突发疾病。

密闭邮轮

“洪迪厄斯”号是一艘极地探险邮轮,4月1日从阿根廷最南端的乌斯怀亚起航,驶向南极。船上共149人,其中乘客88名,船员61名,来自23个国家。为了应对极端寒冷的航行环境,全船采用加强型密闭设计,不设自然通风。舱内空气完全依赖中央空调系统供给。

旅程起初几天,一切都很平静。船上的乘客大多是年过60的观鸟者,甲板上有人举着长镜头追踪海鸟,讲座室里有生物学家轮流讲解极地生态。餐厅里有人端着酒杯聊天,分享着一天的见闻。

4月6日这天,利奥开始发烧,伴有头痛、胃痛和腹泻。这艘轮船配有一名医生和一间小型医务室。随船医生初步判断,利奥的病是由旅途疲劳或胃肠道感染所致,遂给他开了常规药物,吩咐在舱内休息。但利奥的病情并没有好转,而是迅速加重,出现了胸闷和呼吸困难,5天后,利奥便停止了呼吸,被宣告死亡。之后,有人注意到米丽娅姆也变得憔悴虚弱,但一开始大家都认为她是因为经历了丧夫之痛导致的,不少乘客还主动拥抱米丽娅姆。

此后,船上一切如常,大家围坐在自助餐桌旁,有说有笑,没有人戴口罩。随后,米丽娅姆病情,并于26日死亡。船上不断有人感觉不舒服,但大多被诊断为晕船,陆续有几人出现了消化道症状和发烧,但没人把这些和利奥的去世联系在一起。

5月2日,一名德国女乘客在船上去世,这是邮轮上的第二例死亡病例。这时

气氛才开始紧张起来,但病毒已经在船上无声传播开来。“洪迪厄斯”号的随船医生随即也病倒了,乘客中来自美国俄勒冈州的退休肿瘤医生斯蒂芬·科恩菲尔德被临时征召为随船医生,他也是一名狂热的观鸟者,在eBird全球观鸟种数排行榜上位居第二,个人生涯累计观鸟种数达到9936。

不久,该疾病被世界卫生组织确认为感染了“安第斯型汉坦病毒”所致。该病毒的自然宿主为长尾稻鼠,一种分布于智利和阿根廷南部安第斯山脉的鼠类。而发生从鼠到人的传播途径和地点被认为是乌斯怀亚的巨型垃圾场。

观鸟热潮

观鸟被认为起源于欧洲,英国汉普郡郊区塞伯恩教区的牧师吉尔伯特·怀特被认为是“现代观鸟之父”。他的自然观察著作《塞伯恩自然史》,介绍了他所居住的乡村教区和附近教区的动植物,尤其对鸟类及其生活习性进行了详尽的观察和记录。

19世纪中期,后膛猎枪的发明,激发了人类开展鸟类标本采集活动的热情。大量的传教士和博物学家,蜂拥至全球的各个角落,疯狂采集所能找到的新的物种。不可否认,席卷全球的标本采集浪潮,对于认识鸟类的物种分类和分布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早期,观鸟还只是欧美少数受过良好教育、富裕的上流阶层的专项活动。而在今天,观鸟已经普及为任何人都可参与的休闲活动。尤其是近年来,数码相机技术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

为鸟类的记录、观察和交流提供了便利,观鸟在全世界范围迎来新一波热潮。世界各地纷纷举办各种观鸟节,在一些热点地区,观鸟者大受欢迎。随着观鸟者的到来,交通、旅馆、餐饮、导游、购物等生意也随之兴旺,观鸟逐渐成为一门新兴产业。

比如英国,观鸟爱好者众多,成立于1889年的英国皇家鸟类保护协会,目前拥有百万以上的会员,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该协会在2006年1月底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庭院观鸟活动,参加者就超过47万人。

又如,美国鸟类保护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美国有9600万观鸟爱好者,占美国成年人口的1/3以上。这些爱好者每年在观鸟旅行、设备、服装、摄影器材等方面的支出总和高达1080亿美元。

在我国,观鸟虽然只有20多年的时间,但发展迅速。2023年的调查显示,全国观鸟人群数量上涨了34万人。自2002年12月首届东洞庭湖观鸟大赛举办,各类观鸟赛和观鸟节在国内各地盛行。

难以抗拒的“加新”

有一类观鸟者,追求一生看到尽可能多的鸟类。尤其随着通信技术的便捷,遍观世界鸟类成为可能。南极地区因为独特的地理环境,分布有许多独特的鸟类尤其是企鹅等海洋鸟类,也成为许多观鸟者追逐向往的观鸟“圣地”。eBird则是一个强大的国际观鸟平台,它为观鸟者提供了一个庞大的世界观鸟数



2005年8月,陈水华在甘肃莲花山观鸟。

作者供图

据库。任何一种鸟,任何一片区域,只需要动动手指,点击几下,eBird会马上告诉你,这种鸟最近被观察到时间和地点,这片区域最近有哪些观察记录。

1968年,彼得·奥尔登个人全球观鸟数突破2000,成为当时的第一人。这个数字曾经是难以超越的标杆;1995年菲比·施奈辛格8000种的天文数字,成为互联网普及之前的奇迹。随着eBird在全球上线,全球目击鸟种数不断被突破,2012年8月19日,英国人汤姆·格利克成为首位达到9000种的观鸟者;2024年2月9日,美国观鸟者彼得·克斯特纳在脸书发帖,宣告在菲律宾棉兰老岛看到的特有种橙肋捕蛛鸟是自己在野外目击的第10000种。根据《世界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第二版)》(2021年),全世界鸟类也不过10634种。“洪迪厄斯”邮轮上的科恩菲尔德医生,个人观鸟种数达到9936,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观鸟人为了看到尽可能多的珍稀鸟类,免不了出入各种极端环境,因而

安全问题变得非常重要。我也是个观鸟爱好者,但我的目击鸟种数非常少,国内鸟种也就600多种,国际鸟种数在500多种,与“洪迪厄斯”邮轮上的观鸟者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也想走遍世界各地观鸟,我也向往着到南极去观鸟,但暂时还是遥不可及的目标。

前不久,我刚到云南的西双版纳观鸟,个人“加新”42种。也就是说,我在这次观鸟旅行中新看了42种鸟。“加新”对于每一个观鸟者来说,都具有难以抗拒的吸引力。如果我有机会到乌斯怀亚看白喉巨隼,我会不会拒绝?如果我知道会感染汉坦病毒,我当然会回避,但大多数情况下,这样的观鸟之行是安全的,相信不少人都会深陷其中。翻车、遇险、被抢劫、生病……观鸟的风险一直存在,但总有人为了心中的梦想前赴后继。

只要观鸟的魅力不减,永远有观鸟者在路上……

(作者系鸟类学家,曾任浙江省博物馆馆长)

“穿越”到摄影术出现的第一个百年

■本报见习记者 赵婉婷

人们最初是如何捕捉光线、定格瞬间的?人类存世的第一张照片拍了什么?19世纪用于拍摄立体照片的相机如何工作?拇指大的相机长什么样?百年前的暗房和摄影棚里有什么?

在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以下简称清华科博)近日举办的一场展览中,可以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这场名为“化影写真——古典相机与科学摄影的诞生”的展览,将持续至2027年3月。深入展厅,观者得以“穿越”到摄影术出现的第一个百年中,通过百余台古典相机看到摄影术从发明至成熟的蜕变,一窥摄影术为科学发展带来的助力。

感光材料的迭代

摄影术的现可追溯至200年前。作为策展人,从事科学图像和科学传播研究的清华大学科学史博士后柳紫陌从感光材料的迭代出发,设计了5个单元,依次呈现小孔成像、金属版、湿版时代、干版时代及胶卷时代的技术变革。每个单元,都由对应时期的古典相机与复刻摄影片共同构成。

走进第一单元,一条时间线展板映入眼帘,从《墨经》记载小孔成像原理,到暗箱、透镜、望远镜的发明,光学成像技术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探索过程。直到19世纪初,对光的定格迎来一次突破——人们发现光在银盐类化学物质中可以留下痕迹,把影像固定下来。

第二单元“在金属版上留影”,为观者揭开了摄影术的序幕。1826年,约瑟夫·尼塞福尔·尼埃普斯于金属版上,拍摄了人类存世的第一张照片《勒格拉的窗外景色》;1839年,路易·达盖尔的银版摄影法公之于世;威廉·亨利·福克斯·塔尔博特又提出负片-正片卡罗法,使图像得以复制、传播。

紧随其后的是第三单元“湿版时代”,摄影向生活肖像“进军”。柳紫陌搭建了一个19世纪中叶的摄影棚,以同时期塞纳河畔的照片为背景,用倾斜的棚顶还原了当时影棚在自然采光较好的顶楼选址的细节。

到了第四单元“干版时代”,人们在工厂提前做好涂抹有干乳剂的玻璃板,以便拍摄时可以直接使用。相机曝光时间从湿版法的15至30分钟缩短到1/25秒。展厅中的相机越来越轻巧,还出现了精美的机械测光表。

展览展出的尾板式斜角等径皮腔湿版相机。受访者供图



第五单元则是当下大众更为熟悉的“胶卷时代”。展厅中陈列有柯达1号相机、折叠相机、摆镜头全景相机等。透明赛璐珞胶卷出现并标准化生产后,摄影摆脱操作限制,还可批量复制、远距离传播。摄影进一步走入寻常百姓家。

“可以看出,感光材质的变化影响了摄影方式的改变。”柳紫陌解释,这也是展览名称中“化影”的含义。

助力科学研究

除了还原摄影术的变革,此次展览更直观地展示出摄影术的出现极大推动了科学实证研究发展。

在金属版单元,可以看到人体血液、乳液、黏液等液体中的微小颗粒影像;在湿版单元,展示了细节丰富的月球高清图;在干版单元,展示了科学家背着干版去南极科考,去荒原测绘;在胶卷出现后,第一张人体X光片于1895年诞生……照片成为重要的科学档案。

柳紫陌解释,摄影术为科学家提供了绘画之外记录图像的方式,改变了“看见”的标准,为天体物理学中的量化分析、医学影像的标准化科学实践做了铺垫。她举例说,科学摄影精准捕捉了闪电快速放电的形态,间接促进气象学成为一门精准的科学学科。

这是“写真”的力量,也是柳紫陌在展览中埋下的副线。她想要打破传统摄影展仅关注器材或纯视觉的局限。

而作为一名女性策展人,柳紫陌还在展览中埋下一条叙事暗线。

走入湿版单元的展厅,会被天花板上挂着的几幅蓝版影像吸引,这是植物学家安娜·阿特金斯系统性为藻类标本制作的影像记录,并以此为素材于1843年出版了《英国藻类:蓝晒印象》一书。而在干版时代,哈佛天文台的女天文计算机员用玻璃板成像捕捉遥远神秘的天文奇观,并在显微镜下计算天体的亮度、距离等参数。

展墙上布置了许多张女性科学家的相片,展示女性借助摄影进入科学实践的写照。

以物证史

“以物证史”是博物馆策展的核心。此次展览中吸睛的古典相机,就是清华科博团队从民间“打捞”而来。

2024年,古典相机收藏家路万江吸引了柳紫陌的注意。“路老师并非单纯地收藏相机,而是专注于具有技术突破节点意义的代表性相机。他想要用一台相机串起历史的珠链,讲述摄影术早期发展史的故事。”

这也是一家科学博物馆想要讲述的故事。

2025年,由清华大学校友罗茁出资捐赠,路万江历时30年的古典相机收藏入驻清华科博,其中包括236套/台古典相机及一系列同时期的照片和研究书籍。其中个别相机在全球范围内存量稀少。

除了通过多种途径收藏历史上重要的中外科学藏品,清华科博还在清华大学校内各实验室“打捞”师生使用的科学仪器。

“无论是看似平常的科研仪器,还是系统收藏的历史科学藏品,再过50年、100年,都将成为宝贵遗产。”清华科博馆长、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主任吴国盛认为,博物馆事业的动人之处就在于它是面向未来的事业,“它收藏的是过去,但奉献给后人”。

然而,吴国盛坦言,科技文物在国内仍缺乏明确的定义,常常被称为陈列品,以往以科学文物为主题的展览少之又少。近几年,清华科博相继举办了计算机具历史展、计量器具历史展、无线电早期技术历史展等,不断将科技文物带入大众视野。

此外,他指出,文物具有时间带来的距离感,能产生深刻的反思力量和审美。“没有什么比亲眼见到实物,更能将人带入原本的历史现场。这是网络与信息时代,实物博物馆不可取代的重要原因。”他说,“不过,现在人们很容易在线上看到这一切,导致看实物需要下很大的决心,所以博物馆的线下体验变得越来越奢侈、难得。”

此刻你也许正在刷手机,看到了这个令人惊奇的标题,于是点进来看看。如果你是从纸质报纸上看到这篇文章,那很难得,但你也先注意到这些吸引眼球的标题。

5月18日,即将迎来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是“Museums Uniting a Divided World”(笔者译为“博物馆:联合分裂的世界”),官方中文主题译作“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那博物馆何以能在这个“吵翻了”的分裂世界,成为联结的桥梁?

流量经济激发对立和分歧

在这个大众媒体时代、信息爆炸的时代、流量经济的时代,大多数信息的提供者考虑最多的问题,不是内容是否经得起审视,是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或者作者有没有深厚的积淀,或者观点是否独树一帜……他们首先考虑的问题是如何抓人眼球,吸引人们点进来;其次是如何引来流量,吸引更多人的来看。

如果一篇文章深邃而扎实,又写得四平八稳,挑不出毛病,那它多半赚不到多少流量。首先专业深度就已经吓跑了九成的读者,哪怕有个别读者耐着性子把文章看完了,就到此为止了,这些理性的研究型读者并不会呼朋引伴也不会挑起争议,从而吸引更多的流量。

所以在流量经济的背景下,内容的厚重积淀、观点的沉稳扎实,反而是写得不好的文章,挑不出毛病,那它多半赚不到多少流量。首先专业深度就已经吓跑了九成的读者,哪怕有个别读者耐着性子把文章看完了,就到此为止了,这些理性的研究型读者并不会呼朋引伴也不会挑起争议,从而吸引更多的流量。

所以人们越来越习惯于把复杂的事情一分为二,营造出紧张的对立气氛:东方和西方、左和右、男和女、穷和富、传统和现代、精英和大众。所有的维度上,总是极端化、情绪化、对抗性的议题更受欢迎。

当然,这些对立和分歧并不是新出现的事物,它们一直都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也正因如此,它们往往都有复杂的脉络和多重面目,很难给出一个非此即彼的简单答案。但流量经济下,舆论往往倾向于迅速“站边”,然后吵得不可开交。而一些媒体也不再努力去调和消除分歧,反而恨不得推波助澜、火上浇油,把矛盾“引爆”,从而享受流量的收益。

在这个意义上,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博物馆:联合分裂的世界”,就不只是一句漂亮口号了,而是宣示着某种时代的使命。中文主题淡化了危机感,没有把“世界已然分裂”这一危局表达出来。

不过“桥梁”有着很好的寓意:桥梁并不旨在“消除分裂”。桥之所以为桥,恰恰因为两岸之间有距离,有河流,有难以跨越的阻隔。博物馆要成为桥梁,不是把差异抹平,假装全世界亲如一家。相反,桥梁反而把

分裂和对立呈现出来,更清晰地体现差异和分歧。

博物馆的使命也不是掩盖差异,而是把差异放到更长的时间、更具体的情境和更复杂的叙事之中,让人们看清楚,并且在各异的领域自由游历。

博物馆把冲突和对立作为历史底蕴沉淀下来

博物馆当然也喜欢展出“吸引眼球”的展品。但与流量经济不同的是,这些展品都是有“根”的,凝聚着历史的厚重沉淀,而不是被凭空批量制造出来的。

这些器物自身有复杂的经历和故事,它们用自身的“实在性”,抵抗标签化的趋势。一件藏品可能既体现了劳动人民的勤劳和智慧,也体现了统治者的残暴和奢侈,但它自身并不站在某一边。我们可以给它贴上各种叙事,但永远难以穷尽它的意义。它静静地摆在那里,永远向着下一个解读者开放。

博物馆本身的历史,和所有藏品一样,也是深远和复杂的。博物馆曾经是达官贵人的炫耀场所,标志着殖民主义的横行暴政,但也推动着知识的普及和教育的平权,张扬着各种小众文化的魅力。它既不是绝对的善,也不是纯粹的恶。

我们可以通过布展和解说,让博物馆中的藏品“站队”:这件代表女性力量,那件代表精英文化……但从根本上说,让藏品留在博物馆里的特质,并不是它的立场或阵营,而是它经历了时间的检验,它承载着文明的历史,包括不同时代不同群体加诸于它的各种叙事。它不是超然于争议,而是把冲突和对立作为其历史底蕴沉淀下来。

我不想列举具体的例子,因为在这里列举,我只能把它们先变成简单的符号,用一些固定的名词去讨论它们,我们的讨论很容易把它标签化,归入某个狭隘的立场之下。而在博物馆的现实空间中,我们会更自然而然地尊重这些器物的“实在性”,即便只是匆匆一瞥,我们也更容易理解器物蕴藏的复杂意涵。

不回避差异,凝视差异

近几年,当代博物馆的理念经历了一系列转变。我们通常认为,博物馆的任务并不是替某一种权威思想陈列出某些教条,不是为了灌输给公众某些非黑即白的固定知识,而是为了打开一个开放和包容的空间,邀请公众主动加入其中,欣赏或审视各种差异及其历史根源。

在博物馆里,我们不回避差异,反而凝视差异。我们能理解人类的各种差异和纷争并不是凭空出现的,仿佛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如

博物馆凭什么出来劝架?

胡翌霖

今的很多对立都是如此,人们把自己的立场认为理所当然,而对立的观点则为愚蠢荒唐。

事实并非如此,大部分差异和纷争都有沉重的历史渊源和复杂的文化背景。当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复杂性时,并不需要轻易放弃自己的立场。然而,我们却可能对敌对的立场有了更多理解和包容——我们意识到他们的态度并非痴狂乱,也有其历史和文化的根由。如果我们仍要反驳他,我们可以追溯根源,以更理性和深刻的方式作出批判;如果能包容他,我们也可以互相谅解,理解分歧可能来自各自坚守的历史或文化根基。

世界的分裂,并不只是因为人们意见不同。一个社会有不同的意见本来是健康的,更是创新的源泉。危险的是,人们失去了共同理解世界的空间。大家各自在自己的屏幕里,被不同的情绪、算法和叙事裹挟,越来越难以共存。

当然,博物馆不能直接修复这个支离破碎的世界。它不能制定公平正义的法律,不能消除贫富差距,更不能让所有历史创伤自动愈合。但博物馆至少可以做一件今天越来越稀缺的事情:把人重新带回“实际”,尊重证据、历史和复杂性。